



蘿山集 一

詩書

共四

~ 16  
2343  
1





和  
2343  
卷 1-4

蘿山集總目

樂樓齋

卷之一

詩

卷之二

書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書

卷之五

蘿山集 總目



經義

卷之六

經義

卷之七

序

記

跋

引

卷之八

雜著

卷之九

雜著

卷之十

上樑文

祭文

告文

祝文

哀辭

傳

卷之十一







宦寓在白嶽山下邀隣近士友作小會臨罷

洪泰仁德以樂顯呼韻與席賓同賦或追和

以送茲用敬步以謝勤意

寄李善長廷仁并序

和文生木綿韻

遊天磨山

癸亥秋同留相徐公美修行鄉射禮賦詩識事

甲子除夕次花潭韻

和或人韻

寒泉洞



蘿山集卷之一

詩

己巳春文菴李先生往海州歷臨于家因陪往

梨湖踰陵峴敬和先生韻

杖屨攀遊時紅綠互映水灑氣斯猶存悠然山澤裏

其二

斜陽坐石苔稱酌臨清水逍遙神氣閒遊泳烟花裏

讀圃隱集和韻

曾泛虛舟學海波塵編數帙付生涯山河故國繁華

少日月 清朝氣象多佳景誰期邵子柳晚香還愛



陶公花靜中時閱文忠集千古傷心百死歌

其二

半生沉沒愧浮生羊角何時九萬程千卷讀來難見  
理一心收得可推行益梅誰復與殷道絃誦猶期化  
魯城惆悵秋風南望立入雲三角鎮 王京

其三

忠心何間草茅臣多少英豪竟土塵須把行藏安素  
履清朝書室整冠巾

其四

秦漢窮兵世所稀蕭牆釀禍詎能知年年塞外徵輸

續父死不還又送兒

右征婦怨

其五

四豪高義世爭欽壺飯能無望報心城下尋常一漂  
母誰知今日讓千金

右漂母塚

偶閱朱子續集得陸務觀韻和述

風煙淡蕩山前後物色濃深水北東極目飛霞蒼岫  
外盈襟新月綠林中半生肯效朮伸蠖一經還同避  
弋鴻偃仰晴窓携典籍蠶牛其奈理無窮

述懷示同志

羨質須從力學成潛心經籍得門庭危橋習步終無



恐尖物慣前庶不驚尚記飲河充眾腹更期麗澤講  
真程始知此道非高遠積累多時自燬明

次贈洪幼仁 樂顏 朮和韻

鬱鬱澗松幽渺渺滄波濶誰識淡中腹真如芻豢悅

其二

天高不可階望望甚迢迢非關會有日莫令意氣凋

次是學齋韓公 命相 回榜宴韻

昌化舊筵又此鄉簪花周甲覺年忙春衫色動開塵  
篋仙酒香餘醉國庠耆德爭推賓主席 恩榮不盡  
祖孫堂恨余獨阻稱觴列聊步清詞贊盛光

辛亥仲夏廿八日即余回甲之弧辰也時余從

宦寓在白嶽山下邀鄰近士友作小會臨罷洪

秦仁德以 樂顯 呼韻與席賓同賦或追和以送

茲用敬步以謝勤意

人生不必歎衰遲春酒林軒更好期一甲周回驚隙  
駟羣賢臨枉錫朋龜踈材敢恨青袍困孤露偏憐白  
髮垂洛社風流懷遠客優遊永日又清詩

寄李善長 廷仁 并序

今 上甲寅即李侯善長周甲之歲也余少  
與善長同事潞湖先生晉而請業於丈席退



而講習於石院又或迭爲賓主忍飢讀書黯黯如昨日事而其間人事屢變吾輩遽作暮境人矣善長清修力學聞望蔚然邇來四佩南綬赫有治聲可謂少試其志而朋友相期不止於是益究性理之奧漸造昭曠之原高山景行孳孳不倦有彌高彌邵之效其庶幾乎善長時在潭府余亦作宰嵩外相距爲千里無以稱觴於貞陴之日茲奉寄短律以寓感懷云

自從弱冠歲朮道共追隨薰德河南座劬工鹿洞規

烏頭悲力去霜鬢歎身衰暮景相期意爲吟山仰詩

和文生木縣韻

羅麗御世各因天衣食源開孰倡先冬羽披身傳舊俗秋花極目有新田妙機傳得還槎日神化旁施判繅年澤物洪功人不忘春丁幾處藝蕭煙

遊天磨山

聖上之二載壬戌十月初古人赤壁遊時序適相如世平日又和天磨引興長四老渡碧津一友自東陽嵩下二叟同相携向雲山東出北里餘大樹挺巖間其名曰槐亭宴坐行數盃舍騎攜短筇步步攀石堆



十休登南門雲外望眼平數點迷諸州三峯鎮 王  
京薄暮投大興殘僧非舊樣忽有兩隸來鐵笛聲寥  
亮粗可破愁寂靜聽到夜分朝起觀將臺飯後向北  
門寺前有白石橫排數十步川眷仍成白匯瀉若吞  
吐觀者競稱竒無意更求瀑真界曾未見小觀宜眩  
目行行緣石棧化妙真難狀潭名何得馬雖小亦竒  
壯沿流過古臺轉入觀音寺石窟真竒哉龜潭又罕  
比村洞何處在磨聖兩山中削立千仞壁倒垂一條  
虹鞭龍吹笛事杳茫不可詰上下潭相通飛流若噴  
雪得雨勢尤壯染水色愈竒夏潦與冬凍恨未及其

時前有泛槎亭翼然臨石臺倚欄望瀑流恍若天上  
來竒景都輸此天意定不偶世稱廬山壯果能勝此  
否作亭因作記夢窩莅府時銀鈎賁雕欄上列賢公  
詩間撒藏寺壁滄桑事堪唏顯晦自有時依舊動光  
輝觴詠消半日門樓更固過憂雲笙鼓聲隱隱來自  
何才及馬潭下羣伶夾道迎清響動澗谷耽聽脚為  
輕暮到昨宿處促飯向西峯脇息捫井參攀登任小  
筇崎嶇羊腸路倦步隨處休壯先老却後畢竟同登  
樓黃昏出西門巖下得小菴蕭灑絕世緣居僧只有  
三坐處頗峻危眼界極平濶海西及畿右一望無隔



闕高山皆培嶁大海即涓涔乍登卻憐神久坐真爽  
襟菴成在羅時七師同說法階下老銀杏云是手種  
物寺廢樹亦枯爾來近百年朽柯忽生葉青青欲拂  
天僧徒尚靈竒舊址架新屋勝槩真少儔故事記在  
壁月沙曾有述滄洲亦留詩笙歌助清趣一宿行遲  
遲東嶺有鳥道屈曲成百折蓐食緣山足前者已木  
末攀崖寸寸進畏途令人愁積累功不已竟能到上  
頭登難降則易自古皆謂然俯視林下路險峻莫可  
緣試行一二步問關與前同著足便傾跌騁目自眩  
瞢蜀道雖云難其險豈如此忽然洞門開穩步自此

始山名是五冠麗時異蹟多羨孳鐵弓祖孝傳木鷄  
歌甌峯與鼓巖縹緲呈竒形靈淑凝不散定有英賢  
生晚入靈通寺迎候數人至酒肴因錯陳歌舞更呈  
戲回望朝下處却似武陵舟石磴迷所在靈境更難  
求霎然山雨霏欲發暫低回待晴鞭款段出洞問釣  
臺逝斯亭前水滾滾天機流瞻山仰高標拜院撫遺  
休幽夙勝陶山清竒類石潭瀑浴正終意至今傳羨  
談壁上諸詩篇多稱觀物功盤桓巖臺下魚鳥樂不  
窮翩翩二三子攜酒遠于迓於焉日色曛停盃遂促  
駕還到泮橋下盃盤又狼藉班荆酒數行斗轉已初



夜此行不為虛遊歷遍僊區莫云時稍晚古事真有  
符最是勤厚意到處挈壺朋短篇記顛末留與後人  
徵

癸亥秋同留相徐公羨修行鄉射禮賦詩識事

王道尚和易觀鄉信可知周經明世教矧圃有遺儀  
賢守承流日蒙儒服化時其爭君子禮豈異古今宜

甲子除夕次花潭韻

渭叟當年把釣綸男兒何恠老而貧窮通有命難容  
力隱見隨時只正身玩理功深應造妙存誠盡處自  
能神光陰七十處過了此世竟成什麼人

和或人韻

窮居述所向虛過七旬餘靜裏桑榆計床頭伴古書

寒泉洞

寒泉洞裏水涓涓吾道東來有四賢聖學要程留一  
脉淵源相接亘千年掛真幌見文成宅立社猶傳菊  
老田土地廢興時命在從今儒教日中天



蘿山集卷之一

蘿山集卷之二目錄

書

上親庭

上文庵李先生五

上澁湖先生二

上鹿門任丈聖周

上隱溪韓丈啓增

與三山金公履安

與林大卿德有

答季式有三



答洪幼仁 樂顏

答朴元舉 行顯

答李善長 廷仁 二十

與朴永叔 胤源 三

蘿山集卷之二

書

上親庭

子昨朝達津寬寺憲弟病狀初見極可驚念連用三  
 貼藥即遍身發汗精神稍勝手足和暖謔語亦息熟  
 候時時晉退故今曉又用一貼亦略取汗眼睛精快勝  
 所憫者筋力虛敗自以為神氣昏亂若經萬劫滄桑  
 此固大病後例證似無足深慮而其快臻蘇完之域  
 則似難以時日期客地凡事多少惱心奈何李善長  
 諸友自北漢時時來見金友時可洪友仲任俱送糧



饌俾助病用朋友厚誼誠可感荷耳

上文菴李先生

憑金友聲始伏聞徧遊真界仁智養德伏讀詩語蓋可想象而氣候又甚康泰下懷欣釋近攷備要祔祭圖於亡者位無香卓茅沙則宜無焚香降神等節而嘗聞陶菴先生云他本有之行之可也未知如何伏乞明教禪祭卜日禮用环琰未知环琰何物若是稀貴得之未易則當以他物代之否禮適子死而無後則於其父母喪次子題主攝祀以待立後若此者於旁題當曰子某攝祀或曰權奉祀未知如何得當人

死祔於祖廟禮也若繼禰之宗別立廟於私室而其妻死則如何當就大宗廟祖龕祔之俟已死入禰廟後遷配耶抑只於禰廟第二室西向祔之并乞示教

上文庵李先生

辛未

近道之說金仁山以為道者當行之路知所先後方見得在面前而未行於道上所以只曰近此言如何竊意此知字只謂知得造道之方豈遽指知道之云耶蓋欲造道而不知先後本末之序則躐等凌節顛倒錯亂愈求而愈遠故必知次第緩急而後造為有序而可以漸至於道正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中庸



所謂違道不遠之意也以是觀之金氏之說似未穩  
未知如何

上文庵李先生

壬申

朱子答游誠之書曰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全  
以覺朮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握苗  
而已竊謂覺者即上蔡所謂常惺惺者果能主敬則  
心氣清明自然常惺惺矣若不主敬而遽欲惺惺則  
只是作意助長終不能惺惺矣且覺者心也覺之者  
亦心也是不免以一心使一心也若只主於敬而收  
養灌培自省當體則不期覺而自覺故曰工夫用力

處在敬而不在覺耳未知中否

論體魄書有曰體魄自是二物體即所謂精氣為物  
竊嘗推行為說曰人之初生合精與氣而為體形體  
既成而精氣又各有攸主焉精即魄耳目聰明是也  
氣即魂口鼻噓吸是也四者之形質軀殼乃所謂體  
也然則體魄之為二物豈不曉然乎伏乞評誨

上文菴李先生別紙

癸酉

先生曰明德只是本然之心人所同而無不善者所  
謂氣質亦在其中又曰雖曰至粹豈能免於氣質色  
目耶竊詳此段之意既以明德為至粹而人所同者



又謂未免於氣質色目蓋明德固是至粹亦未免於  
氣質色目則氣質便有清濁粹駁千萬不齊然則明  
德也亦千萬不齊者歟安在其至粹而人所同歟幸  
乞於此明賜一語以破昏蒙

先生曰明德只是本然之心如見赤子入井而惻隱  
是乃人所同而無有不善但其間或有過不及之分  
如朱子所謂惻隱或有懇切不懇切者此則氣之為  
耳竊詳此段之意似亦以明德為純善而又謂其間  
或有過不及之分既有過不及之分是未免駁雜處  
又安在其純善耶妄意論其本體則固是純善而至

其發用之際氣或用事遂成有偏處未知如何

上文菴李先生別紙 甲戌

栗谷曰稟陽氣之清則氣清稟陰氣之濁則質駁 此推

則稟陽氣之濁則氣濁稟陰氣之清則質粹可知又曰氣清而質粹者知行

不勉而能無以尚矣氣清而質駁者能知而不能行  
若勉於躬行必誠必篤則行可立而柔者強矣質粹  
而氣濁者能行而不能知若勉於問學必誠必精則  
知可達而愚者明矣按栗谷既謂稟陽氣之清則氣  
清又曰氣清者能知夫所謂陽不過於水木之氣水  
之神智則稟水氣之清者能知宜矣木之神仁而稟



木氣之清者之能知何也稟陰氣之清則質粹者能  
行所謂陰不出於火金之氣則稟金氣之清者能行  
宜矣先儒多謂稟火氣多者聰明而稟火氣之清者  
乃能行何也且氣凝而為質質成而氣行則氣與質  
雖有陰陽之大分而其實一物而已何以有氣清而  
質駁氣濁而質粹者也氣凝而為質而其氣清則其  
質宜亦粹矣質成而氣行而

其質駁則宜是  
其質駁之致也

北溪陳氏曰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  
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  
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

差不齊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者有一  
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者有人躁暴忿厲是又  
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陰此又值陰氣之惡者  
按此既曰陽性剛又曰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者以  
此言之凡稟賦中陽勝者宜至剛也然水木皆陽之  
屬也而水性潤木性溫稟水木氣之多者其果至剛  
耶既曰陰性柔又曰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者以此  
言之凡稟賦中陰勝者宜至柔也然火金皆陰之屬  
也而火性燥金性寒稟火金氣之多者其果至柔耶  
既以陽剛陰柔為言又以水木之性為溫潤火金之



性為燥寒何其言之抵牾耶豈以行之序而木火屬陽金水屬陰耶然木之溫終不合於陽之剛金之寒終不合於陰之柔且以氣質言之氣陽而質陰氣主知而質主行則水正是氣之屬蓋水之理智而非智尤即至分別是非不可屬之陰也且土於四行無不在則稟水氣火氣之多者皆和得土氣在中豈別有稟得土氣多者耶乃陳氏以遲重特屬之於土何耶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按朱子曰切而不磋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據此則如切如磋似取以喻知邊工夫之由粗入精如琢如磨似取以喻行

邊工夫之由粗入精而先生嘗謂於上句取切字下句取磨字以朱子說證之竊嘗反覆此蓋就兩句上論其一粗一精以為傳者取以明既知又行之意而已不復就中各論其精粗則知行各到其極之意何處見得耶且此章既釋至善則恐不但泛然以既知又行為言必也知既到至善處行又到至善處云方於至善意思十分親切兼亦四字之分屬知行以切磋為知到至善之論琢磨為行到至善之論則文順而意完偏取切磋二字以為此兩句不過既知又行之論則文行而理闕未知如何



上澆湖先生 中成

憲弟得蒙誨育舉家感幸渠昨因書道教意曰明德若以理者章句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是以理具理若以氣看章句曰但爲氣稟所拘是以氣拘氣也於此深加商量可有得也顯也前時讀此亦略起疑如此思欲求質於門下而未及焉今乃得聞盛論何幸如之竊以此數言者反復推思蓋以爲明德不可專屬之理亦不可專屬之氣是正先儒合心性兼理氣底議論蓋此論原於小註虛靈不昧是心具衆理是性應萬事是情等語而我東先輩如栗谷以至寒泉

先生皆未見有異論然區區竊嘗疑德之得名以是理之得於天也蓋人得天地之帥以爲性得天地之塞以爲形則理氣莫非是得於天者然以朱子水之德潤火之德燥等語推之德之一字不過是性之別名故稱仁義禮智爲四德此可見也且在天喚做明命在人喚做明德而或問論明命處乃以受天地之中成性存存爲言推此則明命之不可雜氣說明矣明命既不可雜氣說明德獨可以雜氣說乎且章句若直曰虛靈不昧以具理則誠有以理具理之嫌今乃不然於理字上特加一箇衆字此正與答陳器



蘇山集  
之書性是太極渾然之體而其中含具萬理一般語法恐不足深致疑也獨其兼氣看正不免於以氣拘氣之失是則果可疑耳曾與坡州韓季牖丈相論及此有所反復今其一書并以付上乞賜至當之誨使昏愚有所開明曷勝幸甚

上澦湖先生

來教曰所謂虛靈不昧亦將以性言之歟又曰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者亦只是心而已矣謹按虛靈不昧四字以其地頭言之固可目之以心若朮心之所以虛靈不昧則非以其具此許多光明底道理耶蓋

氣者所乘之機也理者本然之妙也非氣則理無所掛搭而其純粹光明之體固無由發見呈露矣然非理則氣特空殼而已亦何虛靈不昧之有哉是知虛靈不昧不過是理之明處而特因氣而發見耳自其發見處言之目之以心固無不可自其發見者言之則目之以性亦豈不可乎

上鹿門任丈

聖周○  
辛未

正心章先儒皆以有所為病而以期待留滯偏重言之然以或問考之恐似不然八章說曰此章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或有



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也然則心感於物或不得其正非一感於物便不得其正從可知矣若以有所爲病是必不得其正而可乎且若如其言有所卽是不正何必著則字章句或問又何曰有所不察始有不得其正竊謂聖賢立文平易明順不應於此一句便含此意不如直從或問爲正未知如何朱子序文及答林擇之書皆謂此篇因小學之成功涵養一事直從小學中成就於此只從格物做起然則大學一篇未得爲全書而必須小學而後足耶朱子他說又云先致知後涵養而以伊川言未有致知

不在敬爲大綱說或問格致條亦爲先知後行而以文言庸孟證之又似與前說不同未知二書所論是大綱說而後二說者方是定論耶抑隨其所論而意各有指耶伏乞賜提掖至幸至幸

上隱溪韓丈

啓增別紙甲戌

來教曰吾人無論聖凡止明德之無分數者賴其正通之同得按此段之意上下恐有抵牾蓋所謂無分數者彼此所存同是十分善無一毫差殊之謂也今曰明德之無分數者賴其正通之同得而亦曰同得正通之中或不無清濁粹駁之別既曰清濁粹駁之



別則是可謂無一毫差殊乎既不無一毫差殊則正  
通之同得恐不足據以爲明德無分數之說未知如  
何  
來教曰按語類止翻轉來乎竊詳來教之意蓋在於  
未發之時理一而氣猶有殊也此處極精微非可容  
易講究竊以來教細推思之恐或有碍蓋理之所寓  
者氣也氣之所載者理也混沌無間元不相離則雖  
在未發之時理安能離氣且理之或失其體職於為  
氣所拘而今日未發時氣猶有清濁之殊則氣雖未  
用事理既寓在這裏則安保其無所拘乎

與三山金公

履安  
已酉○

尤菴論栗谷爲學圖多所改正以講學省察涵養踐  
履爲目以敬總之程子曰涵養須用敬涵養是屬敬  
而必以敬通貫四目何也且涵養是本原工夫則爲  
第一目而置於第三又何也省察屬知耶行耶  
尤庵答鄭景由書曰傳十章朱先生既分作八節必  
皆有說又以胡氏分首一節爲兩節合言悖康誥爲  
一節爲無謂朱先生分節之意果如是耶文王詩康  
誥有大道三段俱言得失者而文王詩則通上文爲  
一節康誥及有大道段則分之各爲一節何義耶



退溪答李宏仲書曰氣質二字之異明甚呼吸運動氣也耳目形體質也竊詳氣質之質與形質之質有些不同今以耳目形體當之耳目形體一定不易無變化之道先賢之論如此可疑

退溪答李公浩書與前說有異而亦不無疑其曰人之質美質惡不可以形模定但其為粹為駁為剛為柔之品寓此形模而為之質故混淪稱之曰形質視前書耳目形體質也之云似有別其質之得名則依舊歸之於形質果以寓於形質故謂之質則氣獨非寓於形質者耶竊意氣質不可朮之於形質之外而

其所得名則恐不以寓於形質之故矣

與林大卿德有○乙未

論語方至幾篇而日用工夫亦如何耶吾輩大抵皆愉惰不振姨兄尚幸占得靜閒之界庶無外誘之侵稍加勉力當有精詣之效同志期望實不淺鮮高友之喪已聞知否念其如許好氣質不覺痛惜之至智景兩友俱無故而講事亦不廢否

答季式有憲

程夫子之言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又曰作文害道為文不專意則不工



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今余反以作文為教則可謂違於古訓而非養不才之意也而亦未為無所由也夫人孰不欲子弟之進善朋友之為學但不能脫然以為己事而真實用力則不得已出於下計此雖教者之過而不無取者之崇也今觀君書縷縷無非以學問為己任文藝為末務至以棄志為患則是其志可尚而余所欲聞者也何必復以不得已之事強之但念言之易行之難始雖勤終或怠至於因循廢墮兩無所成則未免自欺欺人而悔之無及豈不可懼可戒宜勉之又勉修其孝悌忠

信周旋禮樂讀書從師無負其言而漸入於大人之域其兄反慙愧取益之不暇曷有復為此等囂囂之理哉詩以尾之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屢顧君言罔敢或易

與季式

看讀何書而能專篤有趣否日有課程積累久之自有所得非可責效於時月之間孔子所謂先事後得孟子所謂勿忘勿助皆此意也

答季式

丙辰

聖問之俯及惶感萬萬將何以報答耶讀書修行固



素山集  
是本分事自此尤當十分努力矣如何如何錄事說  
固好而此與爲國死者事而稍間其碍眼處略加點  
化以去耳且與先生并稱成仁碑似未安改以殉義  
碑如何

答洪幼仁 樂顏

示論操存之法庸愚何所知但聞程門教人以敬爲  
本其論持敬之方則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  
無非僻之干爲今之計恐莫如靜攝聲氣以遠暴厲  
歛飭威儀以戒粗率日用之間務存凝重遠大底氣  
象則廢乎器正而水自正矣且念凡有所爲必以誠

心爲之方能有成尋常小事猶然况聖賢事業乎課  
讀惟謹無故則不敢廢禮法自持造次而無或忽心  
心在茲念念不忘以夫子所謂學如不及惟恐失之  
及勉齋所稱真實心地刻苦工夫等語痛自策勵如  
何然此事只可責之於志立志苟篤則用功安得不  
誠實持身安得不謹慎明道先生自十五六時脫然  
以聖人自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此  
所以晉於聖人而學者所當法也左右托跡高門責  
望不輕雖欲自恕得乎千萬加勉卒究遠大之業

答朴元舉 行顯



所教居服之節本自期而降似與本服小功有間矣  
應舉赴講等事姑於葬前廢之似好雖渴葬若已經  
窀穸則似當處以葬後矣未知如何

答李善長

廷仁 別紙 已友

正心是通動靜說但不正之失多在於動故傳文主  
言動來示四有之病皆已發云者得之或問說此意  
甚備細玩自可見之矣其以此章為主靜工夫者未  
知何據也

誠意正所以治惡念而浮念偏念皆係心不正之病  
十分意誠則心亦自正其曰三念消祛者固然但誠  
意正心各有地頭當逐項照管恐不當混淪說去也  
見於身者亦是從心推去但既著念字則可以屬心  
而不可屬身也過一錢過一杖之類發於念則爲心  
不正見於事則爲身不修矣既見於事不當曰念而  
自其在心者言之當屬於偏念矣此時固不可目以  
浮念惡念而來意似謂并與偏念而無之無乃過耶  
孟子開口便說性善而亦未嘗不并言氣質但不明  
白說破如程張之論故先儒之說如此而朱子則以  
爲已於生之謂性章微發其端云矣  
告子之病正在於認氣為理所論性字固皆指本然



而非吾所謂本然也來示這箇性當作本然看云者似太無曲折矣如何如何

告子指人物有生知覺運動者爲性程子指受形以生理亦賦焉者爲性所指自不同矣程子此文上下性字皆就氣質上指其本然栗翁嘗曰心亦有本然氣質虛靈之有優劣者正指氣質之心矣湖論之引以爲證者無或近於郢書燕說耶

公食大夫禮有三飯之說註食一入口爲一飯三飯而止者君子食無求飽之義也

道體說承與諸士友講評想益精審其說各如何願聞其略也竊考朱子說此體字與體物體仁之體不同只是形體之體蓋道無形體惟此四者載那出來因可見道之體故曰與道爲體也未知如何

答李善長

庚子

近讀孟子往往有會心處終是涵養未至旋得旋失爲可悶耳仁義皆性之德而以其發處言之仁自有仁之用義自有義之用孟子以人心人路對舉言之者何也然則義不可以心言而仁之事不可爲當行之路耶兄弟之愛似在親親分內有子孝悌爲仁之本中庸親親之殺等語可見而孟子謂義之實從兄



是也此何也

答李善長別紙

道心無過不及云云

道心即所謂四端之發也其有過不及者氣使之然也朱子亦有惻隱懇切不懇切之說然此豈指心之本然者乎

人心與氣質云云

人心固是發於形氣者而是欲色欲食之類也與所謂昏明強弱所指自不同矣

戒懼工夫云云

戒懼工夫雖兼動靜而所主者在於收拾向裏以立其本與察其幾微遏其欲萌所指自不同矣

心是氣之精爽云云

朱子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是固不雜乎氣而亦離氣不得其有分數者氣之罪也于心甚事

與李善長

甲辰

所讀何書而日有新見否功不實識不長自是例語而自顧心內覺得有分寸躋攀之効然後方可謂爲學不然是無所用心者等耳豈不可警懼耶弟碌碌仍昔近閱九齋集十數卷有以見尊魯經學朱道是



一生苦心雖歷變履險而不少撓屈真可謂壁立千仞終身鑽仰而有不可及者彼倒戈侵誣者亦獨何心哉

與李善長

率性之義竊意率字非是着力其意若曰循其性之自然是所謂道也云爾蓋道是見於事者而若不著率字則無以見體用之分故立文如此然道之為道已自本然全具不待人率而方有也如是看來意亦通耶

與李善長 乙巳

持被之暇看得何書而日用工夫亦覺有精詣之效否仕優而學前修格言幸須體念無失前日忍飢刻厲之心如何如何

與李善長

兄之一麾固早晚間事而遽當民社之責想不無惱心矣惟守法奉公誠心撫字間讀書史浸灌義理庶不負上下之望矣如何如何

答李善長 庚戌

聞郡俗甚頑自兄莅官後頗能矯化此亦學道易使之效耶郡中有白雲洞書院周慎齋所創而我東書



院之始也退溪先生莅郡時想必有講學明道之事  
尚有遺風之傳述者否程張兩先生治邑必以化民  
正俗爲本或諭告以孝悌之道或親正其兒童之讀  
或召聚父老親爲勸酬兄或留意於此否遺事中籤  
論諸條謹當更商而性有偏全本朱子語寒泉論湖  
學詩有偏全作本然之句然則此一段未知其爲語  
病如何如何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况於  
此尋常看得如何朱子答呂子約書曰冲漠者固爲  
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又答曰謂當行之  
路爲達道冲漠無朕爲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

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冲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  
一物冲漠無朕也達道本原之云似與上文體用之  
說無甚異同而直以爲不成說話殊未曉其義幸爲  
剖示之如何

答李善長

冲漠一段退溪所引朱子說非不詳備而所謂冲漠  
者固爲體其發於事物者爲之用及當行之路爲達  
道冲漠無朕爲道之本原此兩說未見其有異而朱  
子於下說斥之甚嚴此未曉然幸更詳以見教如何

答李善長



蘇山集  
捧糴之政勢所不可已者果是可捧之物則怨聲不足恤也但於其間有所商酌不至苛虐為佳耳中庸講義未及細看何敢妄評而其抹改處及轉送澁上云云并當依示耳弟姑安過而公故近甚煩劇殆無一日安坐奈何以導 駕事三日奔馳昨暮還次今又入直耳日誦論語一篇他未暇及然於此得力則當有無限意味而殆難免程子所謂全無事者奈何兄當民社之責煩劇無暇似尤甚焉而浸灌義理之工不宜全却隨分收拾而心為萬事之本操存涵泳主宰卓然然後可以酬酢萬變試自反省果於此箇

工夫有得力處否

與李善長

辛亥

亢旱頗甚彼中則得無此患否遍歷名勝以訪先聖先賢之遺跡頽仰感慕想多有所得者耳書課難專勢固然矣然隨時隨處收拾身心是本領工夫此則雖在朱墨紛冗之中亦不可放過且晨夕之間自無一二章誦讀之暇隨力填課分寸躋攀要以無片隙虛度為心其庶矣未知如何

與李善長

三山累朔沉痾昨日巳時竟至捐世自此斯文益孤



蘇山集  
悲慟之極不但遊從依仰之私而已也安洞設虛位  
弟昨往哭為素帶三月計耳未知兄將何為耶

與李善長

甲寅

文集印役及時始事豈不幸甚但財力不贍了事未  
易還可悶歎寫本既已釐正更無可商量否疏劄中  
一篇某年有當刪去者嘗言于禮丈則亦以為然正  
本中果無此篇否望須檢看也前書中有開板之示  
豈欲繡梓耶如此則雖為久遠計而工役當倍入矣  
何以為計耶三山在時以活字為定近有他議而然  
耶白紙五十束如示送去以為兩本印出之地又有

二十緡銅以助費用邑力殘薄固無可措手而些略  
如是歉歎不可言奈何周易程傳本義篇次各異  
皇朝永樂時合而為一多所紊亂今依本義篇次騰  
出一本似便考閱矣嘗以此質於丈席則教以為可  
以繙刊云矣蓋此經本自難讀而傳義之說各異尤  
無以領會莫如各從一說理會耳刊役役所定於何  
處而看檢之責兄難獨當誰可同之否仁瑞方在衰  
麻子弟門生中似無可任此責者舍弟雖甚生疎而  
有意效力或與往復否

與李善長別紙

丙辰



嘉山集  
出繼子婦之喪當服何服耶在京時與村友永叔論此則以爲當服大功蓋以出繼子於本生父母有伯叔之義子當從兄弟子之服爲期其婦亦依姪婦服爲大功云近見尤翁說據喪服篇註以爲出繼子之服當爲大功其子大功則其婦自當遞降爲小功尋常認此爲如何耶

壬辰陶山葬事時洪夫人遷柩同日行窆而時刻差先後用金士達議夫人下棺後不行贈禮待先生贈禮後行之近見尤翁論葬先輕祭先重之說則曰贈及題主是虞祔以前事無所拘矣據此輕喪下棺後

卽行贈禮似當未知如何

答李善長

庚申

仁義體用之說果於心內自瞭然乎夫性體也情用也仁義俱是性之德而其所以分體用者何也孟子中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此性體情用之說也如仁人心一章仁體義用之說也如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又專用上說此必各有精義幸更深思而明教也

來教曰只以內外對言則仁當爲體義當爲用仁義果有內外之分乎又曰仁之事只是事不爲事之宜



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仁之事也此不可為事之宜乎又曰雖不分體用亦不可以路訓之仁之體固不可謂路其見於用者亦不可謂之路乎

來教曰言仁處非無裁制之意言義處非無慈愛之意亦是各從其所主而命名此語甚精當但親親之殺云云似於鄙書之意有所未悉也悌之道有以義言者孟子義之實從兄是也之類也有以仁言者論語孝悌為仁之本及中庸親親仁也之類也所以謂親親仁也中兼包兄弟者若親親專言父母則不當以殺言故也本書如在更試檢者當知鄙意之所在

也

婦見祖舅姑之儀曰無贅尤翁據家禮以為其贅拜之法一如見舅姑南溪則謂尊於舅姑者非特祖父母不可各一贅幣當前後四拜而無贅也先賢之論不同如此然鄙意古人尋常相見必用贅新婦初見祖舅姑之日似不可無贅且依家禮行之為宜頃年仁瑞迎婦時適在門下而疑未及此其行禮之節不能請問如見仁瑞試扣之如何

答李善長別紙

仁義體用之說來教誠然但人路一段終不能無疑



既以仁義分體用則凡見於用者皆當屬之義如親親仁民之類獨不可為事之宜乎智則固不可以行言缺為當行之路有何不可耶蓋分而言之則仁義禮智各有所主統而言之則仁人心一句兼包義禮智之體義人路一句亦兼言仁禮智之用更乞寬示也中庸親親之說兄意果以為專言父子之親耶鄙意此若專言父子則其下不當着一殺字且其下論九經處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此非親親通言弟弟之證耶來示通考三十三章無此等句語者未審何謂也

答李善長別紙

生之謂性一段其論性有以本然言者有以氣質言者蓋性之得名在於稟氣受生之後故曰性即氣又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然此是就他形氣上指其性之本體故曰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引孟子性善之語以證之蓋理氣不相離故舍氣則無可言性而就氣上單指理一邊則曰本然之性無氣言之則曰氣質之性既曰無氣則不能無善惡之雜而上一段既指善一邊則可知以本然言也其下文流而至海終無所汗出而未遠固已漸濁等語乃



是指氣質之性也其下有曰此理天命云云則又是本然之性也語類中固有才說性之性字雜氣質之語然此對在天之理言故立文如此若就稟生之後分本然氣質則此性字自屬本然矣道心四端之論上說未知其然而下二說不害爲兩通蓋原於性者爲道心發於性者爲四端而性既純善則從性直出者宜無過不及之可言然性無造作心也乘氣運用故其原之發之者自有所未能直遂處雖曰未能直遂而既非形氣之私則只可目之以道心既是性之所發則可以名之曰四端蓋指其從性直出純然無

雜者言之謂之無過不及可也指其乘氣運用未能直遂者言之謂之有過不及亦可也此則道心四端之所同不必分以二之其曰俱無過不及俱有過不及云者各自爲一說而不察本然末流之分則皆有所未盡耳未知如何

答李善長問目

心說

朱子論心未嘗離了氣又未嘗專屬之氣如曰氣之精爽曰比理比氣云云是也驟看則似是非理非氣之物此處正難下語湛一二字是清粹無雜之謂則



雞山集  
似乎形容心體而終不離氣字地頭恐未為定論也  
虛靈是心之本體而為氣質所掩則或未能全濁氣  
分數之說可以氣質言而非所以論本體也方寸之  
心遍體一身然四肢百骸亦各自有靈處比如君長  
雖摠攝萬機庶民苟皆冥頑無覺教令何能行乎

道心

道心雖是義理之心而雜出於人心之間難保無過  
不及矣

栗谷云云

人心道心所從生者各有界至相為終始云云似亦

指其一端而言恐不當據為定論也

鬼神章或曰如在是說費格思是說隱云云聞於  
函席則如在以祭祀鬼神明鬼神之體段格思引  
以為證云云

或說破碎不可從丈席所教恐當

四有五辟章分排四德則憂患恐懼為禮歟或以  
為哀與憂一義而屬於仁云云

栗谷答牛溪書曰當喜而喜臨喪而哀見所親而慈  
愛見理而窮見賢而欲齊仁之端也當怒而怒當惡  
而惡義之端也見尊貴而畏懼禮之端也據此則或



說恐未為得也

絜矩只言惡

言惡而好亦可推論語言恕亦曰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

宮室云云

命士異宮見於古書庶人未聞

與李善長 辛酉

居諸迅駟 國練奄屈臣民痛隕去益罔極趁今光  
八其果赴班否弟病且多掣不得遂誠只切悲歎而  
已

答李善長

示喻追喪事固知出於追慕伸情之意而於禮無據  
朱子雖曰近厚不許行之退溪直謂非禮之正尤菴  
則引孔子事而曰今欲出於聖人之外斤之以徑情  
今欲何據而行之耶果已追服則固成事勿說不然  
止之恐宜耳弟曉入府庭略行望哭之儀而 仙馭  
漸邈號隕益罔極耳

答李善長 壬戌

孔壁所得古文尚書本百篇皆是古篆不可解孔安  
國作傳時伏生今文初有所傳以此旁照又解三十



篇合爲五十八篇其餘四十二篇歸於逸書矣惟此五十八篇孔氏傳朱子以爲魏晉人僞作既不見古文真本則以僞爲真無足恠也梅賾所上則以舜典篇題觀之乃是真古文也其闕二十八字乃伏生事梅賾則盡一篇闕之耳姚方興所上與梅無異但備得舜典一篇考先儒說似是如此矣奉天討罪當與贊聖之臣共之此本非可疑者因小罔大來說固合於朱子之論然善則勿令小必積而至於大惡則勿令大必絕之於小此亦可備一說耳

其發有逸口以註中逸口尚可畏觀之似指箴言者言然以本文文勢觀之似指儉民而言未知孰是正意

遜志時敏是兩截事諺吐似未安

說春秋猶言論史蓋春秋本魯史記之名而為史學之宗歸耳

允蠶來疑固然然竊詳上下文意槩謂四國之動固為鰥寡之憂然予則奉天討罪非但以鰥寡之可哀而已也如此看似無碍未知如何

殷士有胥伯小大多正之在位見多方者則此可謂循



商故事矣

車渠貝名其詳未可知

虞前無大祭祀故不立尸固也顧命是國家大禮不  
可以常例論耶未可知也

康王之誥註吊者舍者禘者舍似是含字

答李善長別紙

不覩不聞是事物未接之時及其覩聞然後方有事  
物之可言也但無事時亦不可塊然無所事所謂輕  
輕照管略略收拾者是也或問所引不見是圖聽於  
無聲亦是斷章取義恐不可看得太重矣

繼善之義易系指天命流行處言之程子以發於情  
者言之所指自不同既曰發於情則似不當更著性  
字矣

誠意工夫做得淨盡無餘則不惟無惡念而浮念亦  
不容著得矣但以其分界言之則治惡念屬於誠意  
地頭祛浮念屬於正心地頭矣來諭以祛偏念屬之  
正心者固然而獨不思浮念亦是心不正之病乎傳  
文中上一節偏念之病也下一節浮念之病也細玩  
自可見矣

胡文定起滅之論語似打異然大較是易大傳寂然



感通之意也方其寂然時無起滅之可言故曰不起不滅及其感通然後始有起滅之迹焉故曰方起方滅蓋體之言不滅以其至靜而滅亦不容說矣用之言方滅以其自起而滅猶屬於動邊也

答李善長近思劄疑

以卦配月則坤為十月以氣消息則自九月中至十月中為純坤不同何也

陰陽消息必積三十日而成一爻自九月中剝之上九一陽始消至十月中消盡成純坤而復之一陽於此始息至十一月中而成一爻蓋一氣消息初無間

斷而卦之配月從其已成者故不同耳

不可分本末註灑掃應對是其然之事也是為未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據此則事為末理為本

葉氏蓋謂事有精粗本末而理無精粗本末在精而本者固此理在粗而末者亦此理此正程子之意未見其不同矣來諭以禽獸糞壤之理為粗此乃氣之粗者所在之理即是天道性命何可以粗言耶

塗轍之義未詳

塗轍即車行處借以喻事物之理



以性言則豈無內外

所謂無內外即內外合一之意非謂無內外之可言也寂感固可分屬內外然一理相貫故固無內外

只管着他

聞先生一言則一向守此而不思本意之所在未免反歸於偏如子路終身誦之之類只怕以下亦是明道語

心為有外蓋心體至大能體天下萬事不然則為有外

來說恐好

性之非已有

徒知而不能行則所知者非已所有也禮對知而言屬行性之即孟子所性之意體此性而行之之謂

西銘所引六聖賢事

惡旨酒不弛勞體其受此三事似略有次序下段只取協韻恐無深意也

解纏繞

退溪以延蔓之物為纏繞尤翁以纏繞是別物延蔓之物譬學者他物纏繞譬世習此各是一義愚嘗從尤翁說然孰是孰非則未可知也



纔知得是葉註是下絕句栗谷得下絕句  
尋常從葉註然栗谷說亦通

委之無窮無窮猶言不可窮

無窮二字如來說固好然與下文不可知語意似疊  
矣非真以為道理無窮學者或認之如此則不可云  
然則雖作窮極意看或不妨否

問瑩中此陳了翁問經筵吐釋以他人舉了翁之  
言

問者舉了翁愛文中子問答之語語多層節所以致  
來疑然細看之自可曉然矣

理不如此

來論有兩說前說謂學易者當自乾乾推以至於道  
而今只以乾乾一句蔽之不可云後說謂自乾乾推  
而至於道以斷易之義不可云前說即後說之所駁  
者不待以乾乾一句蔽之而已見其非矣後說似是  
本文之意但若謂二字當釋於是道下而今盡下吐  
是羅  
為面是若謂二字釋於是盡下此則恐不然

不嘗為大是行事處未嘗做大

此只言其規模不大下文為事不得方說行事處  
恭者私為恭之恭者下有非字然後意乃分明



私為恭故無禮若著非字則是合理之恭何以曰無禮耶

且恁去此言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恁地

朱子曰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握操持不可便放下了據此則恁去二字即為操存非謂勿正也

屏去間見屏去思慮何以分老釋或曰老以行事言釋以心上言

或說亦似近是

都由心以註觀之似是任其所之之意其下自由

便放去之意亦未詳

兩段皆是不能以心使心之病蓋心作主宰則無放逸之弊自由即都由之意

聞孀婦他本無此段

此有數本皆同他本未見不敢強為說

三學未詳

退溪曰三學謂國子監太學四門性理羣書註太學宗學生學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韋家宗會法會下絕句法下絕句

法下句是



始祖祭合設先祖祭各設其義何居曾見羨上依  
始祖祭禮時祭合設行之

初祖一考一妣故合設先祖衆考衆妣故東西各設  
一位時祭之考妣兩卓而合之禮也似無可疑

逐位之義

槩是各占一室之謂

周道止是均平

詩人之意本謂大路今借以論聖人之道未必專以  
周家言也

大資猶言大監

時韓公為資政殿學士故稱大資與今所謂大監不  
同蓋大監今宰相之通稱大資想獨於資政學士稱  
之

有甚急切

甚作何字看是

說書是讀書誦書

說書非謂誦讀似是討論難說之謂漢時說之說是  
虛字與上說書之說不同來意是

不待憤悱而發則初學以他說為不然

此段來說恐誤蓋教人之道必待憤悱而發然於初



蘇山集  
學者有難如此雖未及憤悱且爲他解說此別是一法與上意不同他即指初學者註此又誘進初學之道其意可見矣

一般話這人處說此言那人處說此言

對人有可言則言無則不言可也邢七以無別般話故逐面說一話云明道責之曰無可說不說可也其問答之意自明何謂相梗耶

於已則危

承上文言佞人渠自爲佞無關已事然若不遠之則於我已有害此尤翁說也

觸法

釋疑亦云當考

浮圖是佛耶塔耶

圖一作屠或佛或塔各就本文消息然其所立名之義則未有考

妄見

見是形相之意見釋疑

向非獨立不懼

向字當活看恐非的指一人

興國寺講論何以入傳道篇



兩賢之道義相磨豈不有關於道學之傳歟

後守臨漳添入數條果是何條

只言添入不言某條今無可考然家道篇之兄弟條或有或無戒謹篇之人教小童條序次不當此或是添入者耶

養心說聖賢非性生

當於生下句絕其意蓋謂聖賢非性本如此必待養心而至此性字以氣質言語意果艱晦濂溪文字大槩如是矣

與李善長近思疑問

聖希天 朱子曰聖神明不測之號既曰神明不測則所希於天者何事耶雖以舜文之聖亦有不純於天道而有所希之者否

內積忠信 忠信進德以下文觀之當屬知繫辭傳亦曰夫易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據此則德之屬知固也然德業二字分屬內外可也分屬知行終未曉然

忌先立標準 此是明道語而先生嘗曰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伊川亦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此類皆非所謂立標準者耶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 形而上證以繁辭本文語意  
不倫豈借此一句以明崇字義否

所樂何事 所樂者程朱皆引而不發則今不可遽  
語然有所謂樂天樂道孔顏之樂似不外乎此而程  
子謂以道為樂則非顏子者何耶

答李善長

西銘六聖賢事

其序不以時代不以道德以事言之似略有淺深矣  
其叶韻之法見於濂洛風雅今錄去然異於行用常  
規有不可詳矣

西銘叶韻

吾與也

與叶處

長其長

相長

協

惟肖者也

幼秀

告

錫類

事志

伯奇也

奇與

參

協

吾寧也

參

奇

生

見濂洛

風雅

初祖先祖合設各設之義

合設二字初祖祭無明文而禘祭設位條註如時祭  
之儀但合設兩位於堂中據此則合設非同饌之謂  
但五禮儀考妣一卓飯羹外不別饌此是俗禮非古  
法也然則初祖祭亦必兩位各卓而合之先祖祭不  
用此例自有其義不必疑矣



責邢和叔之言

便不得不說即不可說之意特反辭耳說下吐可為是

汲冢書

漢時汲郡人發古人塚得竹書一車槩是先秦古書而文字多與今見行書不同云

與李善長丙寅

前書九六之說盛意謂何凡占卦六爻皆變則觀之卦象辭所謂泰惛匪人姤喜來復者是也乾坤卦特言用九用六者著法九六為老七八為少老變而少

不變占觀其變故於此特示其例因各繫辭以當之卦之彖所謂乾占用九坤占用六者是也五贊明筮章備言此義詳味之可無疑也

答李善長丁卯

老境精力不強無以振發勇進此實通患第當浸灌積累久而不已或可見豁然境界否第質之早年之多視兄為如何只自苑歎而已然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先賢有訓謹以自警而奉勉也俯示疑義答在下方未知盛見謂何

先天圓圖左陽右陰是陰陽正位橫圖太極生兩儀



先生一奇在右次生一偶在左此以先後之序言不  
必以陰陽方位論也

卦才見於程傳而似不專主一義如恒卦彖剛上而  
柔下雷風相與異而動剛柔皆應恒本義曰以卦體  
卦象卦德釋卦名義而程傳曰卦才有此四者據此  
則體象德通謂之才也

與朴永叔

滄源

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善養吾浩然之氣上  
下氣字所指同耶無暴與善養集註及小註諸說似  
有地頭之不同者未知如何

無是餒呂子約以為氣餒朱子深斥之然則所餒者  
果何說耶程子曰欲然而餒知其小此似謂氣之餒  
者而朱子深斥呂說何也

取禮之輕者與食之重者而比之奚啻食重禮之輕  
於食者果指何等禮耶

與朴永叔

喪服䟽髻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髻一是成服後露  
紒之髻今考兩註其論髻者同曰露紒曰用麻而何  
以分作二種之證耶其曰露紒者何謂耶髻猶男子  
之括髮括髮至成服去之而乃曰髻衰三年何也



蘿山集  
與朴永叔

喪服斬衰章妻爲夫條記曰婦人不爲夫而杖者姑在爲夫杖疏曰婦人在夫家惟爲主乃杖故爲夫與長子雖不爲主亦杖若除非爲主則不爲杖婦人於夫與長子外爲主而杖者何喪也舅姑服是不杖期而爲主而杖之文不見於傳記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是在室女非在夫家者此果何所指耶

蘿山集卷之二

蘿山集卷之三目錄

書

答禹得龜 昌洛

與徐尚書 有鄰

上都堂

答洪伯應 直弼

答書社諸士

與朴仁涵

與金峽村思熙李時模

與馬游



與門下諸士

答人別紙

答王鵬舉二

答韓敬履

蘿山集卷之三

書

答禹得龜

昌洛○  
辛巳

示喻告祔節次區區每嘗疑之今以備要考之似當  
 在大祥之畢奉主之前矣然今俗多於前一日行之  
 未知何所據也告辭只曰大祥已屆禮當祔廟云云  
 似好並叙不能就祔之意則未知其必然耳蓋祔於  
 祖廟自朱子已以為存羊之意支子孫異官則尤似  
 有不同者其必就祔未知果合禮意世俗之不能通  
 行又已久矣告辭內雖無此意恐亦無疑未知何如



蘇山集  
自立祠堂者是支子孫無事乎合祭祖廟祥後即奉  
已祠似當備要所云豈或以此耶家禮爲四龕祭及  
祔祭章附註可以參看矣

與徐尚書

有鄰  
乙卯

陞戶抄上法意甚嚴而列邑之爲弊多矣本郡適爲  
當次正深憂悶幸賴大爺善辭 啓稟特下停止之  
命郡邑之受賜大矣感幸何可言耶第年分一事尤  
爲目下大憂去五六月之間得雨最後庚後晚種者  
居多此則全無食實之望七月以後淫潦彌月水下  
六七坪爲水所沉禾苗腐傷盡成空蕪揔以言之歉

荒之狀無異昨年而不意渾入於道內甲豐之稱矣  
比來連日躬出者坪則民人輦處處擁馬呼訴曰年  
穀之失稔如此自官若不別般顧恤相率逃散之外  
無他道矣民情極可哀痛而年分區劃已定爲守令  
者莫可措手於此益驗朱先生諸狼狽之訓良可慨  
然也

上都堂

庚申

竊嘗聞程子之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蓋正道  
行則邪說熄邪說熾則正道不明陰陽淑慝交相勝  
負此必然之理也恭惟我 聖朝尊尚朱子之學詎



蘇山集  
宣明教頒示八方此正春秋大一統之義庶幾人無  
異論家無異學舉一世咸囿於大道而惟彼邪學之  
徒肆其誣惑浸淫漸染莫可捄止 朝家所以究治  
者非不甚嚴而戢心人面隨處闖發陰翳敢于於太  
陽魑魅肆行於白日其所爲害何可勝言耶其徒槩  
皆背父忘祖戕敗彝倫不葬不祭蔑棄禮法混亂男  
女行同狗彘雖楊墨之無父無君佛氏之滅絕人倫  
其悖亂無理未必若是之甚也而入其說者稱以耶  
蘇之學口傳心授惟恐或後波流浸廣延及漸多不  
惟愚夫愚婦之爲其所惑往往有通籍之人能文之

士亦且崇信盡惑迷不知返自一村一里以至闔境  
之靡然向之幾何而不毒遍一國耶正所謂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者豈不大可憂哉孟子以闢楊墨當一  
治之運苟使此輩一任其流毒遠近而莫之距息何  
以明斯道於一世躋聖治於隆古耶伏惟閣下居具  
瞻之地任匡濟之謨斯道之興衰治化之汗隆有不  
得辭其責者當此異說橫流人心陷溺之日豈容坐  
視其然而莫之捄正耶人不爲人天理晦蝕其禍有  
甚於洪水猛獸苟使孟程之盛德苦心居今日廟堂  
之上其所以明天理淑人心斥邪扶正者想必汲汲



蘇山集  
皇皇不啻如捄焚拯溺矣竊念天下之事有本有末  
先其本者雖若迂遠而實易為力崇獎正學躬率化  
下者實息邪距詖之本也我 聖朝治化休明學術  
純正所以闢聖賢之門路示學者之標的者至矣因  
此而益加闡明燦然煥然如日麗天則孰敢不囿化  
遵教以同歸於陶甄之中也哉目今急先之務恐無  
過於此矣抑又有一說我國禮教素明曾無異說之  
惑人者一自邪學之出有何許妖書而見之者惶惑  
眩亂自然心醉有如蠱毒之中焉其可恠可愕莫此  
之甚謂宜自廟堂稟 旨頒喻明飭所在官司凡妖

書之蔽在人家者一一搜取付諸烈火以絕其亂常  
惑衆之源則邪說不期熄而自熄世道不期正而自  
正矣且夫制世之要固主於教化而刑憲亦不可偏  
廢凡首倡作俑者迷溺不返者及其匿書不出者一  
併繩以重辟懲其一而勵其百則彼雖云不畏刑戮  
是亦人也安得不知所懲而反之正哉其尚德尚刑  
輕重操縱惟在廟堂裁處之如何耳有善忝在具僚  
之末不能無過計之憂敢以芻蕘之說干冒威尊伏  
願閣下恕其僭而察其愚焉

答洪伯應

直弼  
已未○



蘇山集  
頃年貢顧倏已八閱星霜中心歲之何日忘之耶中  
間憂服時一幅例慰而仍阻問聞區區不任悵仰卽  
奉惠帖知已外除伏想悲廓如新何以堪居第其書  
意鄭重引諭太過往往有不敢當者感蘇之餘愧汗  
不能已也至所引易繫之訓其警愚陋大矣敢不服  
膺耶尊師門之喪驚痛萬萬近日士友之操履端確  
學識精邃孰有如此公者而今遽至此自此吾黨益  
孤無可與講明義理扶植世教斯文之不幸一至此  
哉有善雖嘗奉教於君子而志氣昏惰用功不篤自  
失依仰舊業益荒今遽作七十無聞之人少日自期

豈料輓到此地耶良可警懼然尚幸精力未盡衰謝  
隨分讀書或不無會心處思與同志士友講磨切磋  
以資警發而不可得也竊味來書有力學求道之意  
甚不易也以少年高材發軔正路將何所求而不得  
何所爲而不成但用功之方自有節度緩急先後有  
不可以毫釐差者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  
行以踐其實此先賢論學之至要也整齊嚴肅主一  
無適此居敬之要而慮其持之太過反生病痛故又  
有栽培深厚之訓專心讀書探索奧義此窮理之要  
而慮其求之太急反失本旨故又有優游涵泳之訓



至其力行之要隨時隨事只當尋箇是處不知則已知則必要行之但不可偏滯經情所謂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此乃切至之訓也至其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初學者未易言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也平日於函丈之間所講如何幸示其一二焉在京時有數幅往復書札付諸家兒使藏于篋笥昨冬不幸奄忽今蒐其舊篋而不得從當更爲尋檢以呈也

答洪伯應

癸亥

頃年一書草草奉答伊後絕然阻聞每切悵仰即自

營便傳到惠札副以別幅寄意鄭重閱緘擊讀感荷無已矧審盛暑侍歡增福學味超勝尤何等仰慰有善衰邁之質幸得粗保而窮居獨學無可警益卽蒙不鄙示以多少疑目俾得與反復開發多矣第其間往往有不敢當者又或有議論不敢到處而傾倒鄙見以求是正亦或一道故謹於別紙逐條貢愚或蒙俯諒否尊師門遺文想已裒集成得幾卷冊子耶向得一幅書牘送于主家或已收入否朱子遺事前因師教草成一冊子而才納几下未及證正遽遭安放之痛本冊尚在暗囊中無以傳示士友為可恨也舍



弟方讀書山寺而炳燭之工難保其收歛耳紙尾尤益之示可謂謙虛大過以此鹵莽蔑識安有所仰塞者耶第聞古人論學不過曰博約正如車輪鳥翼不可偏廢然孔子稱顏子好學只曰不遷怒不貳過而無餘語此何也後之學者例以鮮釋經義論說性理為能事鮮有及於躬行之實則非聖間所謂學者矣蓋不遷怒心之正也不貳過身之修也此乃為學本領而讀書玩理猶為第二件事也至論讀書法則朱子所謂心潛於一久而不移則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者最為真切

所宜深體味之也足下才高識博於為學大致無所不講只在加之意而已第以所勉於許生者反以自省則將無遠之不可到也未知如何朋友講習最是樂事而落落無合席之道臨楮不任忡悵餘具在別紙統希照諒

別紙

湖洛論性說立言各異不敢以粗淺之見妄論得失而自少講服師訓以朱子所云論萬物之一源理同而氣異者為定論矣近聞有一種議論以一源之理屬之於稟生以前與性差殊看如此則下句異體之



理亦可謂非性耶至曰理之本然則同而性之本然則不同語涉牽強恐非朱子本意也心說則其以爲有聖凡有善惡者實爲未安人之所以主宰運用能矯氣質復性本者皆在於心此處有濁駁之雜則何恃而變愚爲明變柔爲彊以至於爲聖爲賢乎來示何以云云七條說得甚精當可爲不湯之論也但據朱子之訓則心亦有二義或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卽是實有一物者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

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比理微有跡比氣自然又靈以此觀之有形質之心有神明之心不可一槩論也栗谷謂心亦有本然氣質者此也細看來意以爲方寸之心稟得靈昭之氣異於他臟故能具至善之理氣之正通當於此處者似以形質神明合而一之此則恐未然蓋一箇心也而就其形質上言之有清濁之不齊所謂氣質之心是也就其神明上言之無分數之可言所謂本然之心是也今不分本然氣質而槩謂心之功用至妙則恐有窒碍不通處矣幸更細商如有未當反復斤教也



蘇山集  
革命之際前朝人士多有節義之可稱今掇取其見於文字者略成冊子以呈而謏聞寡識未免踈漏幸惟俯諒也黃翼成事曾未聞之未知見於何書但既已出仕則不可并論於全節諸賢權陽村托不欲守義者而畢竟仕於本朝不免於白日陽村談義理之譏翼成事恐或類此未知如何崔侍中忠誠固多可稱無愧爲麗朝純臣但攻遼之議專出於擠陷我太祖之計妄動無名之兵自陷犯順之罪意固無他而計則失矣且以辛禍寧妃之父爲將相十餘年專持國柄而辛禍淫虐不能揀正竟致麗運之訖此固

無奈乎天而其負元輔之責大矣且其平日事業不過以武功聞未聞有匡時正俗之事又全昧夷夏之分攻遼一事其失尤大則烏得與圃隱并稱乎第其殉忠一端足可百世俎豆而數間淫祠冬夏坎坎其於尚忠之道實爲欠典俗傳其臨死時有德物之語故如此未知信否也

辛王之辨實是百世疑案尤翁猶以爲史多闕文則今何所據而斷其真僞乎腋下龍鱗左脇金鱗之說散見於諸家文字而事涉恠誕不可盡信般若死時宮門之壞亦涉不經難可取證惟是耘谷家燼紙紫



燕島實錄可為信筆而二書今俱無傳則奚翅杞宋之不足徵也孔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百世未定之論欲斷於片言之間得無難乎愚意姑置之闕疑之科似或寡過未知如何

圃隱事略見於所錄冊子而竹橋舍命只是事勢所到義自如此非為暴其封爵之非心而然也未知如何

花潭之學以見於文集者言之固可謂論理少而論數多然未必以此為學問宗旨栗谷謂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樣之意寧為退溪之依樣無為花潭

之自得蓋以為信其自得而頗有經約之病未嘗謂偏於數學也蓋其資稟明睿見識迢邁見於文字者多出入於陰陽理數世或稱之以康節之學者此也然當世之論每與整庵退溪并稱栗谷論其理氣說曰整庵最高花潭次之退溪又次之成東洲論其經世材曰退溪做得則遲成而遲敗花潭做得則速成而速敗又白沙從祀收議極稱花潭道學之盛以五賢從祀時不為並舉為疑其不以數學目之而有所貶損也明矣及門之賢如朴思菴閔杏村皆一代名儒而未聞傳其數學也本土人李西村慶昌許新湖



增有所論著或及於易卦爻書閏法等說而亦未嘗以數學自任也蓋花潭之學無師友淵源法門規模或有與程朱異者然其造詣精深曾懷灑落有非後生末學所敢議到者其集中所載經世數解等篇所以發明邵子之旨近略考究未能深曉申象村以此爲發前賢所未發其必通曉無疑可知人之所見不同真不翅五十百里之間也

黃妓三夜納媚事諺俗所傳如此而事涉可疑先生或欲以此自試其定力如趙靜菴逆旅梳髮之意然至於三夜則過矣文菴李丈嘗以此爲傳者之誤先生必無是也其意以爲不正之色初不嚴斥俾得再來三來有誇示定力之意必非儒者事也云此恐爲正論耳鄉人稱述花潭事槩多如此蓋欲尊花潭而實非所以尊之也不可盡信

弊鄉人士自國初枳錮之後不得齒於世進取之意隨以怠焉不復以遠大自期獨其孝烈之行間或著稱數百年來特蒙棹楔之典者孝子爲四十七人烈女爲七十二人其餘湮沒無傳者不知其幾忠節則革命之際立慳人外壬辰三忠臣最著丙子之亂潘館扈駕及平原死義者亦多學行則花潭後有



嘉山集  
馬竹溪義慶車願齋軾韓市隱舜繼金認齋玄度李  
西村慶昌或親炙或私淑其學識行誼皆可以祭於  
社而不免於湮沒無傳在 朝家崇儒之道或恐爲  
欠典也挽近以來士風萎靡賢才不作飭躬自勵能  
知義理之學者寥寥無聞而來示謂儒風大行絃誦  
洋洋此恐是傳聞之誤而至勉鄙人以教育成就之  
責則實有所不敢當者矣有善少從賢師友遊從事  
斯學不爲不久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今雖欲倡率  
同志人孰肯信服亦安能善辭以導之乎日今鄉里  
中有數三向學之士實皆寒泉澆湖兩先生餘化之

所及拙者何力焉第今山頽已久遺緒將墜苟能專  
所聞行所知得與諸友共之則亦所不敢辭也因念  
舊都人物氣質拙陋聞見孤寡不惟世之賤侮其所  
自待亦甚輕難期以遠大之業惟其忠善之心有足  
教之而行導之而從則可謂云爾已矣苟使同囿於  
鳶魚之化善則舉不能則教俾有所興起作成則安  
知無俊異適用之才出於其間耶但恨爲士者徒以  
組繪鈔襲之習爲能事不知從事於聖學功程則豐  
沛舊都將終不免於陋鄉之譏矣來示一變云云竊  
有所感而恐無其道也



澁湖集中所稱松京一士即許公霖也自少從事文  
墨而酒戶甚寬醉後往往脫去衣冠若土木形骸者  
六十五歲時始檢身自飭與年少士友講論經義修  
行古道如是六七年志意益堅不復為放達之習澁  
湖答書引李初平事以勉之雖不能如初平之學於  
濂溪聽言有得以半生醉鄉自放之身老而知學得  
為七十謹飭之士其所成就亦不為小矣

忠義錄附

鄭夢周字達可號圃隱其精忠大節備見於國乘家  
傳不必架疊而或疑當時若以禍為幸則不當與廢

立之議此所謂無過中尤有過者也以公盛德苦心  
必有權度於其間豈或依違苟且而然耶退溪嘗論  
此曰圃隱之事辛正如秦之呂晉之牛而綱目不斥

王導之流圃隱正得此義善竹橋即先生殉節之地

鮮血流注之形俗傳是當日遺痕鄭公好仁以先生  
後裔居留于此為作石欄防其蹂踐別設一橋於其  
傍以通行人

林先味字養大淳昌君仲況之子也少好學與成石  
麟朴尚衷諸賢相友善著伐桀紂論極言用下伐上  
之非以見志時舉世短喪公講明古禮行三年喪為  
世稱重焉麗運既訖公與太學生曹義生等七十一



嘉山集  
人隱於午正門外山谷間杜門自靖我 太祖設科  
招來公與七十子齊到于敬德宮試門外去其冠負  
草石踰峴而去以示自廢之意於是有掛冠峴不朝  
峴之名其居曰杜門洞我 英宗辛未以 御製筆  
豎碑于其洞 正宗癸卯建祠于成均館之西 賜  
額表節祠  
曹義生字敬叔開城尹仁之子英偉超羣學識過人  
年未弱冠遊於鄭圃隱吉冶隱之門講明義理多革  
汙俗麗季與林先味等同入一谷矢志不貳竟死于  
忠並享表節祠

孟氏名不傳與林先味曹義生等同其志節並享表  
節祠

太學生六十九人與曹林孟三賢立愷于杜門洞姓  
名俱不傳蓋當革命之際杜門自靖不肯歸化駢首  
就戮無所悔焉者想必出於世祿之家非閭巷小民  
所能辨也今之以前朝世族之裔居在舊都者亦多  
則當日立愷之人必有為其先者而既無文獻之可  
徵誰敢明言為某某哉前人有論其時事曰或曰焚  
死或曰戮死 聖代豈有是耶必傳之者妄也要之  
杜門而死則是也焚戮之有無未可知而七十同死



其倉皇卒遽姓名之不能盡傳固其勢也嗚呼惜哉  
元天錫號耘谷少好學有大節麗亡隱於原州雉嶽  
山我 太宗嘗往訪避而不見有野乘數卷傳於家  
其子孫以其多忌諱語慮或貽禍遂焚之云

吉再號冶隱鄭圃隱門人清苦力學事父母至孝嘗  
有詩曰龍岫正東傾短墻水芹田畔有垂楊身雖從  
衆無竒特志則夷齊餓首陽恭讓時以注書遜居善  
山金烏山 本朝拜諫大夫不就賜田一區即以種  
竹戒其子曰以我不忘前朝之心專 本朝  
車原頰號雲巖嘗言攻遼不可及回軍趙浚等言以

記功公答曰左脇金鱗尚在何汚上祖之忠義乎寧  
喫五斗醋不叅有功逆嚴辭峻斥以示不染之意革

世後被召不屈而還至松原麻原之間寶鳳山北為鄭道

傳河崙等所推殺內外親族八十餘人死亡略盡

禹玄寶字原白號養浩堂恭愍時登第官至侍中與

鄭圃隱建議禁族婚制喪禮設四學立鄉校為時名

相麗亡遜野不食諸子之祿豆粥充飢時稱豆粥宰

相謚忠靖配享崧陽書院

趙侑字從大高麗宰相革世後遜居揚州終身不出  
南乙珍高麗知門下府事知國事不可為遜居沙川



我太祖革命屢召不至知其不可屈封沙川伯不受而卒享沙川書院

徐甄高麗掌令革世後遯居衿川有詩曰千載神都隔杳茫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為一刃安在却恨前朝業不長論者欲以此罪之上曰此亦夷齊之流何罪之有

閔普文麗朝郡事革世後入杜門洞遯居積城

蔡貴河麗朝典書初入杜門洞後遯居平山

朴湛麗朝典書初入杜門洞後遯居海州

李孟芸麗朝典書初入杜門洞後遯居海州

具鴻麗朝政丞初入杜門洞後遯野以終

金冲漢麗朝禮儀判書初入杜門洞後遯居湖南

朴門壽麗朝政丞初入杜門洞後遯居南原

成思齊麗朝密直副使初入杜門洞後遯居嶺南名

其子曰杜以示不忘舊之意

閔安富麗朝禮儀判書初入杜門洞後遯居湖南

崔瑩風姿魁偉膂力過人屢討倭有功以武勇聞初

瑩父臨終戒之曰汝當見金如石瑩佩服終身不營

生業身都將相關節不到忌我太祖威德日盛欲

因事擠陷遂倡攻遼之議竟被重戮臨刑曰我平生



無貪欲之心墓草當不生墓在高陽至今禿赭人謂之赤墳 本朝謚武愍

車仁頰麗朝侍中原頰之族弟也革世後隱居不仕松麻之禍坐謫善山

金澍號籠巖麗末奉使入中國還至鴨江聞已革命脫送朝衣于其夫人書曰忠臣不事二君我返國無置身處夫人死後與此衣同葬遂還入中國不知所終

金濟號白巖澍之兄也麗亡濟以平海郡守乘艦入海島作詩曰呼艦東問魯連津五百年今一介臣可

使孤魂能不死願隨紅日照中垠亦不知所終我

正宗庚申設壇海上招魂以祭與弟澍同享一院賜額紹竹

圃隱錄事姓名不傳圃隱之自 太祖邸歸也有橐

鞬武夫衝其前導而過變色顧謂錄事曰汝可落後

答曰小人從大監何可他往再三呵止終不從及其

遇害抱持同死後人有詩曰沈光世海東樂府今日風色雖

甚惡階上含盃舞亦樂金裝武夫衝馬過慎莫詰問

知能那五百年綱常一身都自任白骨委塵土未改

向主心相公一死分內事彼錄事誰氏子生從相公



生死從相公死君不見 聖朝開國策勲臣盡是當時食祿人我 正宗丙辰留守趙公鎮寬為立碑于善竹橋傍記其事

淮安大君芳幹與李養中趙云伋及吉治隱同其志節聞車原頰被殺不勝痛恨鄉人田舍之飲却忘騎去牛以歸李養中打破醪器而去趙云伋痛哭擊案吉治隱引書床投諸燈時人謂之忘牛子破醪翁擊案盲投燈父

武臣四十八人姓名不傳麗亡相率入寶鳳山北深谷中洗身澡潔誓心同死至今有洗身井會盟臺之

稱亦名杜門洞 西距五里許有所謂宮女洞麗亾宮女聚入此洞同死云

判寺事八人姓名亦不傳麗亡同入聖居山中先殺妻子積柴自焚死云

成溥昌寧人麗朝判部摠郎大提學文孝公士達之子麗運既訖入於杜門洞晚或居楊州外西山亦寓採薇之意也我 太祖大王直拜大司諫屢徵不起日上家後巔望故都悲歌流涕後還入杜門洞以終或云没于西山臨終戒子孫曰我死勿以大諫啣累我

答書社諸士 戊子



蘿山集  
有所拘絆未即歸去每思書社連床之樂不勝黯然也惟望各自勉力著實讀書言語容止十分謹慎副此遠望也李顯謙似是時培族人新來書堂云望諸君善爲指導以同善爲心可也

與朴仁涵 己丑

做讀能得專一否李容之大祥想又不遠人事誠可悲也久欲致酒果之奠而因循未果今又在遠有不忍忽然過耳數行文字構述須於其前一日讀于其靈筵也日子認以爲初十日而猶未真的如或有誤須從實改之爲宜耳只冀及時勉學

與金峽村思熙李時模 丙甲

聞崧陽講事人之沮敗日甚此因俗薄之致而吾輩亦不無自反處今不必八是非叢林若而同志人會于觀善齋爲隨分講讀之計又各自收拾身心俾有實效未必不爲得計也如何如何季積竟至不淑如此人物何處得來傷悼不能忘也

答馬游 戊戌

所詢疑義可想用心之精篤甚不易也並於別紙答去如有未當更反復也

別紙



統紀

盤絲而束者謂之統網小綱謂之紀

名其器

名名言凡稱述其事者謂之名言

好色

女色物色可通看

足法

家齊而後國治故就正國上咀嚮出齊家意思來

廟此一條中庸

祖廟始祖以下通稱宗廟大宗之廟也此與祖廟無

異太廟似專指太祖之廟也周以后稷為始祖以其始封於邵也文武入於世室亦百世不遷

宜其家人

此特取以明齊家之義不必以婦人齊家言也

答馬游辛丑

窮格之方固宜格得一理盡後方可別窮一理然人之學力有淺深亦有強不得處今日窮時透得一重他日再窮又透得一重又遠自當有豁然貫通處但不可用心怠忽鹵莽放過也或於此事窮不得別窮一事已有程子之訓矣花潭窮理之功自是一法有



難準以爲則也邪念之發只用斷絕而已不可橫著  
斷絕之念栗翁之訓似是爲此而發操存亦然不曾  
用功只橫著操存之念亦何益哉心無走作常常存  
在此正是主敬之功何患乎無所主著而程先生所  
譏習忘乃是并與其主宰而忘之也無事時靜坐收  
斂使心不走作不可別求置心之所也涵養須用敬  
進學在致知二者交須不可偏廢實心用功自有至  
處不可徒費閒思量致生胃中之草木幸須除却許  
多疑慮卽日下功隨分用力或讀書窮理或靜坐存  
心無或間斷無急近效做數三年辛苦不快活底工

夫如朱先生之訓其庶幾乎

答馬游已酉

春務亦是分內事不可忽之但不當以此拋却本地  
工夫張子有言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  
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此言深有  
味幸須體念也

與馬游

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  
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繫辭曰  
夫易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二條皆德屬知業屬行德兼知行似不可專屬  
知且忠信進德行意多而屬之知者何也

答馬游庚戌

科業之妨工勢所必至然程子謂不患妨工惟患奪  
志苟使志不爲所奪科業學問可以並行日用之間  
須自點檢提掇不至墜墮爲幸耳此中公故甚煩殆  
無一日寧息論語課誦僅得填去而未能致優游玩  
繹之工是用慨然耳

答馬游丁巳

初解不必乘之着實做工俾無更舉之弊幸甚求放

心是學者先務然聖賢千言萬語皆是這箇道理豈  
獨孟子爲然耶張子曰書以維持此心蓋收得此心  
然後可以讀書玩理讀書而浸灌義理則心得其正  
而無走作之患是乃交加爲用耳

與門下諸士

竊嘗聞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綱領人之所以能  
妙衆理應萬變以至於參爲三才者皆在於心此是  
大頭腦大根本處於此看得不透或有名言之差則  
是不明於義理源頭將無所往而不錯所宜熟講而  
精察之也朱子之訓有曰心比理微有跡比氣自然



又靈蓋天地所以生人物者理與氣而已矣氣以成形理亦賦焉體質即氣性命即理是所謂太極陰陽也天地之間果有外此者耶語類論心之體段曰心者氣之精爽精爽亦氣也何以曰比氣云云耶盡心章註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心既與性天為一則何以曰比理云云耶若如此言則是一身之內別有一箇非理非氣之物主宰運用其果然耶此處極難下語何以則可得朱子之旨而立言無病敗耶

答人別紙

理氣元不相離單指其理曰本然之性兼指其氣曰

氣質之性中庸註曰未發則性也既曰性則是專以理言也此處安有惡種子之可言乎別紙云云未知何人說而特言理氣不相離之妙故曰此性掛搭氣上豈可無氣質之性意固有在但氣質之性四字說得太重恐或做病來論斥之是也第其行語間掇擊太過反失論者之意未知如何蓋未發時非無氣也而單指其理則不可曰氣質之性矣  
虛靈之通人物固是如此然人稟正通雖有所拘而虛靈本體猶可見之物則偏塞或有些發見處而無以見其全體無分數之說恐不可主張太過矣



易九五實爲中正九二中而非正然文言曰龍德而  
正中者也似可通者  
或躍在淵傳義不同諺解似非傳文之意矣  
論語匏瓜似是二物而註不明言不可知然要非大  
義所關耳

答王鵬舉大學問目

玉溪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黃際飛以此說爲亂  
道云云

黃際飛蓋以明德爲性故其言如此然玉溪本心之  
說不惟陶菴謂的確栗谷亦已取之蓋章句虛靈不

昧主心而言故如是

虛靈不昧云云

虛靈不昧即是德也具衆理以下不過申說明德意  
不可分為兩截朱子四字云云未見與章句抵牾心  
統性情本張子語既曰統性情則言心而性情便包  
在其中矣黃氏說分別二字名義立言如此然所謂  
明者即謂德之明也豈真以明德爲分爲二物乎

致知在格物云云

條列八目明其相因而格致二目其相因之意尤切  
故特着在字其意已足不必於下段又復如此况此



以功效言之立文自當與上文不同耳

先儒以第五節為順推功效今以章句意可得心得  
可得二字看則正說工夫云云

可得二字來疑固精然物格而後知可自至知至後  
意誠則不可謂全然無事在須略加照管可以盡其  
效矣心正以下亦然

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云云

無不到之到字主理而言栗谷曰物理無不到極處  
云爾蓋人於此理窮得一分則理到一分窮得十分  
則理到十分更無可窮之理則是所謂到其極處耳

明明德於天下云云

明明德於天下者平天下之實事也下文平字即均  
一之義天下之人各明其德均平如一之謂也蓋上  
文不言明明德則無以見平天下之實下文不言天  
下平則無以見均一之義也

本亂末治又言厚薄云云

就八目而言則修身為本就新民而言則齊家為本  
其言厚薄所以並見新民之本也

克明峻德云云

峻德之置章未似略有意思而不必以至善者若然



則克明德獨無至善意耶

本末云云

本末之說來示得之但以無訟對聽訟而言之則無訟爲本聽訟爲末小註之說亦自爲一義而非經文本末之謂也

全體大用云云

補亡章全體大用專就知上說誠如來示陳氏說似侵過界分耳

慎獨云云

慎獨之獨字上下一義陳新安所謂獨居云者指章

句獨處之獨字此則與本文慎獨之獨不同耳

十目所視專言惡之不可掩而章句曰善惡之不可掩云云

可畏者固惡不可掩然其不可掩則善惡同矣文勢自當如此

齊家傳末獨用反語云云

傳文結語實承上文之意如傳七章曰心不在焉云云已說心不正身不修之意故其下即曰修身在正其心傳八章諺有之云云只言身不修之病爲家不齊之由非正說家不齊之事故結語如此其意若曰



惟其溺於所愛故不可以齊其家云耳

如保赤子章句立教之本云云

立教之本小註說不同而栗谷以陳新安為得蓋本  
猶言要也端指良心發見之端也其意若曰大凡立  
教之要不待勉強為之在察識此心發見之端推廣  
以盡其道耳不假彊為應未有學養子而嫁識其端  
而推廣應心誠肅之雖不中不遠此言慈之一事而  
推之孝弟亦然

十章釋平天下註家齊而國治云云至絜矩方始  
平天下事耶

上行下效民興於善然後可以施絜矩之道矣觀感  
之效近者尤切故於國言之而天下之人亦不無其  
效矣絜矩雖曰平天下之道而治國之道亦不外此  
於國言上行下效於天下言絜矩者蓋互文以相見  
耳

拂人之性云云

拂人之性只從好惡上說去不必以論性言之也

君子有大道之道字云云

大道章句雖曰修己治人之術而必著居其位三字  
則實以治平之道言之上文絜矩是已雖不外於大



學之道而主意則不同况此是道理之謂彼是方法之意字義亦異矣

答王鵬舉

論語疑義大槩皆善問綴文亦好可喜此無本冊不得更考只隨意答去如有未當更示之為好講會連為之否近思錄畢後繼講四書似好耳

性相近云云

性兼氣質即所謂氣質之性程朱之論未見其異也性相近集註氣質之性固有善惡之不同然以其初而言云云

生知之資千百歲一有學知困知固亦有分然大槩相近者氣矣

如有用我者云云

用我二字正宜著眼看苟用聖人則其人已化而為善周道之興又何難乎地之大小非所論也

民有三疾云云

民疾不同氣數人事實為相參二說雖似各有所主而其意則實相發矣氣數淳漓概亦循環初無一定之理諸賢之作適值休明之運矣

三年之愛云云



槩言父母有生育之厚恩恐不必硬執三年字以為  
以此報彼也

不仕無義集註福州本云云

集註既有兩義今不可容易斷論也

逸民云云

秦伯大連之不言今不可考大概七人皆是賢而無  
位者宜其同稱為逸民也

信而後勞民信而後諫云云

非謂吾之信已到十分處然後可勞可諫但隨時隨  
處先主於信可也

為難能也然而未仁云云

為難能者固未仁然無難能而未仁者亦有之矣

召忽之死匹夫之諒云云

此特言管仲無必死之義而已非以召忽之死為匹  
夫之諒也

裨諶草創之云云

各有所長優劣則未可知也

蠻貊州里云云

以遠近言而難易兼包其中矣  
放鄭聲註發此以為非云云



兆者事之始也先王之禮非止於此推此而行餘皆可舉故曰爲之兆

吾末如之何云云

正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之意也學者自無向道之誠則雖聖人如之何哉

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云云

仁非死之道殺身成仁者所遇之時不幸也

先進後進云云

後輩指當時之人前輩時世稍尊之人未必指周之盛時也

南容云云

二章先後不可考槩於妻兄子之時屢稱其賢

子路行行云云

行行有過剛之象故夫子戒之然不害爲英才矣洪氏所論只備一說而已

仍舊貫如之何云云

不當改而改故閔子之言如此而夫子稱之舊貫謂舊日造成之事來示舊存二字未瑩

足食足兵民信之集註教化行云云

教化不行而民何以信乎民信二字包得教化意



答韓敬履問目

孫祔於祖雖是古禮而先儒既有祔父之論依此行之無妨耳

外祖墓榮掃禮無其文而從俗行之無妨但不必及其先祖耳

先葬之尊位宜用喪中行祀之禮云云尤翁曰並哭於考妣云云

喪中行祀禮宜略設而合墓則不可異同從豐略用飯羹而單獻無妨耶從尤翁議參辭并哭此非新墓故耶

尤翁曰三年內墓祀是合葬則服色當以尊者為主又曰雖壓於舊墓難可脫衰而行之云云○若新墓在先塋一罔云云

兩說不同難可適從然先葬是尊位則用喪中行祀之禮先葬是卑位則用壓尊之禮似宜

先墓略設亦有意義恐不必以此而并略於新墓耳為人後者本生親小祥後行所後親禫吉云云

支子異宮者將祥禫而遇祖父母喪則殯而祭見尤齋禮據此則本生親小祥後行所後家禫吉似無所拘時祭吉祭無甚輕重禮既無心喪廢時祭之文有



難義起矣

呂刑篇兩刑云云○單辭兩辭云云

既曰犯兩事則是罪入於劓又入於剕似非一罪而可上可下之謂也

單辭難察故曰明清兩辭難決故曰中聽各有攸當

因山後練祥追行云云

練祥追行時前一日或三日措辭告由祭日當用常祝矣

家禮置祭田條親盡則以爲墓田宗子主之以給祭用据此則親盡適遷後祭田因爲墓田而宗子猶主

之以給祭用然親盡則宗毀而猶存宗子之稱以主墓田未知何義且與下文迭掌之說似相左耳

改題適遷條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其墓田則諸位迭掌而歲一祭之據此則親盡埋主後墓田諸位迭掌奉在長房時墓田區處無明文尤翁以爲不可移送長房未知何據豈以宗子猶主之說耶

祭田條宗子主之一句直承以爲祭田之文未必并包親盡以下蓋別子大宗則既奉始祖之廟故爲始祖子孫者無論遠近其婚喪祭奠等事宗子皆主之下此者不必然來示第二世以下皆主宗統云者以



大宗言耶兼指小宗耶若是百世宗之者則可矣小宗之世數盡而宗毀者則不可與論於此矣歲率二字各隨文勢觀之可也迭掌與族人祭之此亦不可謂率耶鄙意主在宗家則宗子主其田主在長房則長房主其田主既埋則諸位迭掌其田事理當然而尤翁所謂不可移者終未釋然再圍與再繚據玉藻說似或不同且大夫士之別以其單夾之異耶此不可考然尤翁野服圖其論大帶之說可以旁照此則明是夾縫只再繚爲耳非再圍於腰矣

明衣是貼身之物襲衣似當用於其上褻肚亦然明衣雖有衣裳而上下相連則似無相碍之端襲時無明衣去之之文所謂撤去云者未知何據耳論語曰齊必有明衣布據此則古制明衣本用布△或用紬然不可以此而疑彼也

重喪有殯者輕服赴哭既是同姓而已則叔母姪婦似爲同姓之歸姑姊妹似爲異姓之歸云云從兄弟之妻云云

同異姓之別所示似然而姑姊妹既本同姓之親容有商量從兄弟之妻禮本無服姑待葬後似無妨耳



父母大祥翌月適當祖母禫云云

雖過大祥喪猶未畢行前喪之禫似或未安但未見明據耳

爲人後者所後家有前後妣則其子婦之祔云云  
據禮當主元配繼妣若逮事則情禮或異而此無可  
據之文矣  
衆子之喪父雖爲主既是別龕則其主似無不可居  
中之義矣父雖無禫而爲其妻與子行禫宜矣大功  
者主人之喪爲之再祭其義可推以知也

禫衣

禫如深衣但紅緣及裏爲異禮又有祿衣亦類此圓  
衫則雜以五色其制不同耳

死於外者其子奔喪而在家婦女爲位成服奔喪  
篇有爲位不奠之文云云

禮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奠如儀今主人奔喪異於  
無子孫然道中不得設奠則亦不可謂有行奠之人  
也以此言之成服後饋奠或無妨否但奔喪者到彼  
必行饋奠如此則有疊設之嫌計其人到彼成服之  
期即止爲可耶



蘿山集卷之三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